

藏書

第十一冊

藏書卷三十五儒臣傳

(明)李贄著

藏書

第十冊
卷卅五至卷卅七(儒臣傳)

中華書局



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者。望之追傳册禮帝變色。猶
及立后。則不選于妃嬪。而下于貴族。今陛下之廢孟氏
疑。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。仁祖故事。并斥夫人
立。浩言。今為天下擇母。而所立乃賢妃。一時公議。夫不
是。農林。性。一章。効。其。不。忠。慢。上。之。罪。未。報。氏。威。氏。威。

藏書卷三十五 儒臣傳

一

藏書卷三十五儒臣傳

二 行業儒臣

鄒浩

鄒浩。晉陵人。第進士。哲宗親擢爲右正言。竟惇用事。威虐震赫。浩上章劾其不忠慢上之罪。未報。而賢妃劉氏立。浩言今爲天下擇母。而所立乃賢妃。一時公議莫不疑惑。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。仁祖初廢后。并斥美人。及立后。則不選于妃嬪。而卜于貴族。今陛下之廢孟氏。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者。望乞追停冊禮。帝變色。猶

持其章。躊躇四顧。乃付外。明日。章惇詆其狂妄。乃削官。羈管新州。徽宗立。召還。復爲右正言。進中書舍人。遷兵。吏二部侍郎。初。浩還朝。帝首言及諫立后事。因問諫草安在。浩對曰。已焚之矣。退以告陳瓘。瓘曰。禍其始此乎。異時姦人。妄出一緘。則不可復辨也。浩凡三諫立劉后。隨削其稿。蔡京用事。素忌浩。乃使其黨爲僞疏。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。欺人可也。詎可以欺天乎。徽宗詔暴其事。遂竄昭州。五年。始得歸。稍復直龍圖閣。卒。年五十二。浩所與游。田畫。王回。曾誕。皆良士也。元符中。浩爲諫官。畫監京城門。作墨子詩。有知君旣得雲梯後。應悔當

年泣染絲。既而晝以病歸許。聞浩諫立后事得罪出新州。晝迎諸塗。浩與語出涕。晝正色責之曰。使志完隱默官京師。遇寒疾不汗。五日死矣。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。回。仙遊人。第進士。調松滋令。皇后劉氏立。浩將論之。密告回。回曰。事寧有大於此者乎。浩南遷。人莫敢顧。回斂交游錢與治裝。往來經理。慰安其母。邏者以聞。逮詣詔獄。御史詰之。對曰。實嘗預議。不敢欺也。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。獄上。除名停廢。曾誕。公亮從孫也。孟后之廢。誕三與浩書。勸力請復后。浩不報。及浩以言南遷。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。其略謂孟后之廢。人莫不知

劉氏之將立。至四年之後。而冊命未行。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。使當其時。浩能力言復后。以感悟天子。則無今日劉氏之事矣。

呂大臨

呂大臨。字與叔。藍田人。學於程頤。通六經。尤邃於禮。其論選舉曰。古之長育人才者。以士衆多爲樂。今之主選舉者。以多爲患。古以禮聘士。常恐士之不至。今以法待士。常恐士之競至。夫爲國之要。不過得人。以治其事。如爲治必欲得人。惟恐人才之不足。而何患於多。如治事皆任其責。惟恐士之不至。不必憂其競至也。今取人而

用。不問其可任何事。任人以事。不問其才之所堪與否。
千載通患故入流之路。不勝其多。然爲官擇士。則常患乏才。
待次之吏。歷歲不調。然考其職事。則常患不治。是所謂
名實不稱。本末交戾。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。未之有也。
元祐中。爲太學博士。遷祕書省正字。范祖禹薦其好學
修身如古人。可備勸學。未及用而卒。大臨詩云。學如元
凱。方成癖。文似相如始。類俳。獨立孔門無一事。只輸顏
氏得心齋。

陳師道

陳師道。字履常。又字無已。曾鞏見其文奇之。元祐初。蘇

軾、傅堯俞、孫覺薦其文行。起爲徐州教授。又用梁燾薦。爲太學博士。言者謂師道常越境出南京見蘇軾。又論其進非科第。罷之。久乃召爲祕書省正字。初游京師。傅堯俞欲識其面。以問秦觀。觀曰。是人非持刺字伺侯公卿之門者。不可致也。章惇在樞府。將薦之于朝。師道答書曰。公卿不下士。尙矣。乃特見於今。而親於其身。幸孰大焉。愚雖不足以齒士。猶當從侯之後。順下風以成公之名。然先王之制。士不傳贄爲臣。則不見於王公。夫相見所以成禮。而其敝必至自鬻。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。而爲士者世守焉。師道於公。前有貴賤之嫌。後無平

生之舊。公雖可見。禮不可見也。且公之見招。以能守區區之禮也。若昧禮冒法。聞命奔走。則失其所以見招矣。又何取焉。終不往。師道素惡趙挺之。適預郊祀行禮。寒衣未裝綿。其妻就假挺之家。師道却去不服。遂因寒疾致死。

張浚。字德遠。漢州綿竹人。建炎三年春。金人南侵。車駕幸錢塘。留朱勝非捍吳門。與浚同節制軍馬。已而勝非召浚獨留。會苗傅。劉正彥作亂。改元赦書至平江。時傅等僞詔。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。浚知上遇俊厚。

急邀浚。握手語以將起兵問罪之事。時呂頤浩節制建業。劉光世領兵鎮江。浚遣人賈蠟書約以兵來會。而命浚先分兵扼吳江。遂上疏請復辟。會韓世忠舟師亦抵常熟。浚以書招之。世忠至。對浚慟哭。浚因大犒浚。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。抗聲問曰。聞賊以重賞購吾首。若浚此舉。違天悖人。汝等可取浚頭去。不然。一有退縮。悉以軍法從事。於是世忠等以兵赴闕。傅正彥脫遁。帝復辟。浚之力也。初。浚次秀州。忽有客夜直至前。出一紙曰。此苗傅。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。浚問何欲。客曰。僕河北人。粗讀書。知逆順。豈以身爲賊用。特見爲備不嚴。恐有

後至者耳。浚下執其手問姓名。不告而去。高人浚翌日。斬死囚狗衆曰。此苗劉刺客也。浚見帝曰。今日中興。當自關陝始。帝乃以浚爲川陝宣撫使。得便宜黜陟。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。浚懼其復擾東南。謀牽制之。決策治兵。欲合五路之師。以復永興。初。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屢挫虜。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。本司都統制。後以人言疑之。使張彬詣渭州察之。彬至。端告之曰。彼將士精銳。且因糧於我。我反爲客。未必可勝。若按兵據險。時出偏師。以擾其耕獲。彼不得耕獲。必取糧河東。則我爲主矣。如此一二年。乃可圖也。彬還。白浚。浚不以爲然。一次遂罷端。

兵柄。何說萬安軍安置。而檄召熙河劉錫、秦鳳孫偓、涇原劉錡、環慶趙哲四經略。及吳玠之兵。合四十萬人。馬十一萬匹。以錫爲統帥。迎敵決戰。王彥進曰。陝西兵將。上下之情未通。若不利則五路俱失。不若且屯利。闡興。洋。以固根本。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。萬一不捷。未大失也。劉子羽、吳玠、郭浩亦力言未可。浚皆不從。二次遂行。次於富平縣。劉錫會諸將議戰。玠曰。兵以利動。今地勢不利。宜擇高阜據之。使不可勝。已而婁室引兵驟至。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。婁室曰。聞曲將軍已得罪。必給我也。遂輿柴囊土籍淖平行。進薄諸營。錫等

與之力戰。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。殺獲頗衆。會環慶帥
趙哲擅離所部。哲軍將校望塵驚遁。諸軍皆潰。五路悉
陷。輜重焚棄。將士散亡。惟有親兵千餘自隨。人情大沮。
浚乃斬哲以徇。或請徙治夔州。參軍事。劉子羽叱之曰。
孺子可斬也。四川全盛。敵欲入寇久矣。直以川口有鐵
山棧道之險。未敢遽窺爾。今不堅守。縱使深入。而吾假
處夔峽。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。進退失計。悔將何及。今
宣司但當留駐興州。外繫關中之望。內安全蜀之心。急
遣官屬出關。呼召諸將。收集散亡。分布隘險。堅壁固壘。
觀釁而動。庶幾可補前愆爾。將軍曲端者。建炎中。嘗迫

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。吳玠敗於彭原。訴端不整師。故憾端。聞浚將復用端。玠乃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。何也王庶又言。端嘗作詩題柱曰。不向關中興事業。却來江上泛漁舟。浚遂送端於恭州獄。有武臣康隨者。嘗以事忤端。端鞭其背。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。乃命獄吏繫維端。以紙糊其口。爇之以火。端乾渴。求飲。與之酒。九竅流血而死。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。死非其罪。莫不痛惜之。帝乃詔浚赴行在。以本官提舉洞霄宮。居福州。浚既去國。慮金人釋川。陝之兵。必將併力窺東南。上疏極言其狀。未幾。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。趙鼎又薦

浚乃復召浚入見。除知樞密院事。浚既受命。卽日赴江上視師。五年。除尙書右僕射。都督諸路軍馬。趙鼎除左僕射。浚與鼎同志。輔治七年。乘輿發平江至建康。浚總中外之政。幾事叢委。一以身任之。劉光世在淮西。軍無紀律。浚奏罷光世。命參謀兵部尙書呂祉往廬州節制。且以王德爲都統制。酈瓊副之。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。可人謂浚曰。瓊等畏德如虎。今乃使臨其上。是速之叛也。浚不以爲然。三次及德視事教場。瓊登而言曰。尋常伏事太尉不周。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。德素獷勇。竟不出一語慰撫之。張宗元知其事。復語浚曰。業已爾。今

獨有終任德。或可以鎮。不然。變且生矣。浚亦不以爲然。
四次遂奏召德還。以張浚爲淮西宣撫使。駐盱眙。楊沂中
爲淮西制置。劉錡副之。並駐廬州。且命酈瓊以所部兵
赴行在。意將奪其軍而誅之。宗元語人曰。是速瓊等叛
爾。會社復密奏罷瓊兵柄。瓊遂帥全師四萬人。渡淮降
劉豫。呂社被害。浚乃引咎求去。落職居永州。十六年。彗
星出西方。浚極論時事。疏上。秦檜大怒。以張柄知潭州。
汪召錫使湖南。使圖浚。會檜死。乃免。三十一年。金主亮
兵大入。中外震動。復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。衛士
見浚。無不以手加額。時浚起廢復用。風采隱然。軍民皆

倚以爲重。孝宗卽位。召浚入見。除樞密使。都督建康。鎮江等處軍馬。浚旣入見。屢奏欲先取山東。時名士如胡銓。王十朋。汪應辰等皆浚門人。交讚其謀。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。可人曰。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。陝。彼獨不能驚動兩淮。荆。襄。以解山東之急邪。今惟當固守要害。以爲不可勝之計。若乃順諸將之虛勇。收無用之空城。寇去則論賞於朝。寇至則僅保山寨。何益乎。旣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。建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引兵進取。浩曰。二將輒自乞戰。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。李椿以書遺浚。子栻曰。復讐討賊。天下大義。然必養威觀釁。然